

早闻狄声

喜剧,好难

时隔两年,马东带着《喜人奇妙夜》回归喜剧综艺赛道。与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如出一辙的赛制,大量“喜人”的返场与再组合,让整个节目充满了熟悉的感觉,尤其是选手们为创作全情投入的热血氛围,依然有打动人的力量。

一个毫不夸张的判断是,与前两季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相似,《喜人奇妙夜》汇聚了当下国内喜剧市场上创作水平、表演能力最突出的一帮人,他们给出的作品,也恐怕是这一赛道里“最能打”的。比如首期的《小品的世界》,将几十年晚会小品套路融会贯通、信手拈来,一步步牵引着观众在回忆与舞台的荒诞交织中开怀大笑,笑中有泪。

正因为有极致的笑声,《喜人奇妙夜》里那些叫人笑不出来的时刻,也格外五味杂陈。首期的《年终奖》《工作的她》,明明剧本、表演都有可圈可点之处,对职场人生存状况的还原也真实到仿佛是在你我身边装了摄像头——小职员面对领导的煎熬与无可奈何,全都看得出积累,寻得见来处。然而,当这一切如此清晰地展现在眼前,难免会有一种算不上愉悦的尴尬。对于普通人而言,那些极致的复刻带来的伤感多于慰藉,即便真的笑出了声,也是实实在在的苦笑。

类似的感觉,反复出现在追看《喜人奇妙夜》的过程中。《煞人奇妙

夜》中那个夜里翻看前女友微博、为自己的经济状况愁到睡不着觉的年轻人,一语道破了大部分人“只有夜里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”的共性;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份共性如此典型,以至于演员们的台词还没有道出一个睡不着的理由,我就早已心知肚明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,一期超过200分钟的节目下来,对“喜剧之难”的感悟,明显远多于想笑的心情。那些排名靠前的作品,依然是矮子里挑高个。喜剧作品的成败,有时无关创作者付出了多少,颠覆了多少,它还需要一些玄而又玄的观众缘,一些超乎想象的反其道而行之,一些让大部分人共情而又不

失分寸感的冒犯。

所以,看到有人不客气地评价《喜人奇妙夜》是“质疑春晚,理解春晚,成为春晚”,我却觉得,卷土重来的喜剧综艺也好,年年负重前行的春晚也罢,能有勇气面对观众的笑不出来,能继续尝试变得“好笑”,本身就是一种意义:没有春晚那么多年的坚持,哪有《小品的世界》集大成的绽放呢?就好像马东形容这群喜剧人是在“精卫填海”,那些在创作过程中的苦闷、焦灼甚至是激烈争吵,原来根本只是喜剧之路的初级试炼。

曹原秋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席琳·迪翁的爱和力量

“太令人心碎了”,著名乐评人耳帝用这样的话作为开头,讲述了他在观看席琳迪翁的最新纪录片之后的观感。

起因是,亚马逊米高梅影业(AMAZON MGM Studios),于6月25日全球首播了一部长达106分钟的长篇纪录片《这就是我:席琳·狄翁》(I Am: Celine Dion),这部纪录片,也有人译作《病后重生:席琳·迪翁》,因为它首次公开讲述了席琳·迪翁罹患僵人综合征的消息,并且放出了她发病时痛苦呻吟、肢体失去控制的样子,更令人心碎的是,也展示了这种疾病带给她的另一种后果,那就是噪音的变化,乃至唱歌失声。事实上,她已经和这种疾病抗争了17年,多年前,她就知道自己哪里有了问题,但为了演出以及照顾家庭,患癌的丈夫,她选择了忽视自己的健康问题,也向家人和公众隐瞒了这个问题。

不过,在纪录片的结尾部分,也给出了一点希望,在病症平复的时候,席琳·迪翁又重返录音棚录制新歌,只不过,和以往不一样的,一首难度并不大的歌,她要一句一句来尝试,每一句都要反复多次。即便如此,席琳·狄翁也依然表示,她不

会停止歌唱,绝不中止:“我非常想念这里,我想念这里的人们。如果我不能跑,我会走;如果我走不动,我就爬;我不会停下来,我不会停下。”

席琳·迪翁,一谈起这个名字,我们心中立刻回响出那些大气高远的歌,不过,和她演唱的那些荡气回肠的歌相比,她40岁以前的故事其实平淡得多。

她出生在加拿大,母亲在小镇上开了一间生意惨淡的小酒吧,她是家中的第14个孩子,也是一大堆被哥哥姐姐挨个穿过的衣服的继承者,就连她12岁时在电视上露面时所穿的衣服,都是用姐姐的衣服改制的。不过,贫穷并不能阻挡她内心对美的渴望,这个贫穷的小姑娘,没有水晶鞋,却有音乐。12岁时,她为当时担任乐队指挥的雷尼·安杰利演唱了《只是个梦》,这首歌让雷尼·安杰利流了泪,从此,她的未来不再只是个梦,而安杰利则从此默默帮助她把一切愿望变成现实。到她18岁那年,她已经录制了七张专辑,因此被她家乡的人们称为“魁北克小姑娘”。

一个难题横亘在她的面前,她所在的地区,是个法语区,如果她想要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,就不能只用法语演唱,而她只有小学学历,完

全不会英语。但是,对穷人家的女孩子来说,这不是难题,她靠着贝利兹英语教程完成了英语学习。首张英文专辑就引起轰动,然后是若干著名电影的主题曲,《美女与野兽》《西雅图夜未眠》《战地之恋》等等,以及最著名的,《泰坦尼克号》的主题曲《我心永恒》。

《爱的力量》也是她作品中的经典,这首八十年代的英国民谣,被重新填词,并且由席琳·迪翁演唱后,几乎是化平凡为神奇,在跃动的节奏之后,她的声音穿透云雾而来,然后在时间和空间之中起伏,俨然有好风万里的气势,像李清照的那首《渔家傲》:“九万里风鹏正举,风休住,蓬舟吹取三山去。”而席琳·迪翁在这首歌里,像个女神一样,耿耿地望着大荒。

她有更多的歌,都在唱爱的坚持和忠贞,比如《战地之恋》的主题曲《因为你爱我》,在轻巧的开始之后,席琳·迪翁在幽暗的情绪中开始歌唱,但在这首歌里,不仅唱出了哀怨和淡淡的伤感,更唱出了忠贞和坚定。因为热情之中的坚定是暂时的,而悲郁中的坚持才是真正的勇气所在。

她的人生,其实都在印证她的歌。她12岁时认识雷尼·安杰利,安杰利意识到她的才华,抵押住房帮她出了专辑,成就了她的事业,此后一直担任她的经纪人,她也力排众议,在26岁时,和当时已经52岁的安杰利结婚,并且因为要照顾家人,一度暂停歌唱事业。直到2016年1月,雷尼·安杰利在和咽喉癌搏斗多年后去世,享年73岁,仅仅两天后,她59岁的哥哥丹尼尔·迪翁也因为癌症去世。

这连番的遭遇之后,可能再也不会有人认为,她的人生过于完美、典雅、顺利,不那么摇滚,也不那么像顶级音乐家了。一个人,如果能在电影里出演某个复杂的角色,展现某种痛苦的人生,或者唱出浩荡的感情,TA的人生,必然不会那么顺遂,TA必然在某些时刻体验过这些感受。这是属于艺术家的诅咒,也是属于他们的祝福。但不论悲都还是幸福,对艺术家来说,其实都是爱的力量,给他们浩荡长风,让他们可以望向人生的大荒。

韩松落
作家

情人看剑

汤唯的好运

有一个当导演的老公是幸运的,比如刚演了导演金泰勇新片《梦境》的汤唯,即使这次没有美出新高度,其整体表演也显出前所未有的自然松弛,让人领略到文艺女神生活化的一面。尤其是她为人妻为人母之后的变化,被金泰勇敏锐捕捉且呈现,导演拍的恐怕也是自己眼中的妻子,在这个意义上,《梦境》分明就是他写给汤唯的一封信。

为了写这封信,《梦境》动用了孔刘、朴宝剑、裴秀智等一线演员,还祭出软科幻这一类型。电影招致一些负面评论的原因也在此,

比如浪费豪华阵容,也包括说是关于AI人的故事,如果拿去与《上载新生》等同类题材相比,很有些捉襟见肘,因为它骨子里还是不折不扣的文艺片。中年人玩小清新并不丢人,如果是以丈夫的名义来观照爱妻,那么一切对于影片的质疑似乎也有了名正言顺的合理性。但这些话偏不明说,继续爱意还要欲迎还拒地藏藏在多条故事线索底下,倒不如更坦诚一点:这就是献给爱人的作品。人家导演作品有“含汤量”,金泰勇的作品有“含汤量”再正常不过。

走入婚姻生活的汤唯,现实中是什么状态,从这部电影里可窥一二。她在电影里是一个虚拟世界中的AI人,通过电话视频与现实世界中的母亲和女儿嘘寒问暖。但她并不知现实中的自己已经死去,这个AI人入戏太深,最后甚至要冲破两个世界的界限,完全因为母

爱无敌。对待女儿、对待鲍起静饰演的母亲,她这个三代之间的夹缝人,不仅始终维持着一位东方女性的诸多美好品质,还带有一种近乎天真的雀跃少女感——当然,这不是鼓吹女明星们必须逆龄成长,而是演员身上的这一特质并未被婚姻生活磨砺与消耗,你可以将其解读为独立、热情、勇敢等等。所不同的是,现在的她既要当妈妈,又要当女儿,就如同黄舒骏歌里写的情人,“她那种像是母亲,又像是女儿的安慰,我想在这世间,她不会再给谁。”导演舍不得把她托付给任何男星,除了慈眉善目的孔刘,当年《晚秋》里的浪子玄彬显然已经不能完成此任。

汤唯近年演艺事业风生水起,未必全部靠着运气。新近出版的《李安访谈录》里,李安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形容汤唯“很情绪化,喜怒无常”,能很快进入片场气氛,但后

来就会走神。这样的评价显出导演调教新人的严苛,这是演员的幸运,更大的幸运还在于电影拍完后,李安还在帮助汤唯从角色中走出来,“过去,我认为这不是我的工作。”演员未必就是导演用完即弃的工具人,他们的演艺成就也仰仗于诸多推手接力棒式的慈悲,比如李安、江志强,以及成为家人的金泰勇。据说汤唯现在挑选剧本非常严格,按照《梦境》剧本的成色,如果不是出自金泰勇之手,她接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换过来讲,如果不是因为汤唯,金泰勇也不会拍这部《梦境》。这是二人以电影为媒介进行的又一次感情互动,也可能是《梦境》这部电影的最大意义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特约刊登



钱眼识人

升级的爽剧

最近,是真的有在补追古装偶像剧《墨雨云间》,因为它“爆”了所以有些好奇,我的兴趣点是会格外注意一些文本的细节,刷完半部之后不得不说,这部剧是有一些巧心思,套用时髦的头衔,该剧的“主理人”于正屹立剧圈多年,至少在文戏上还是颇有章法。

从表面上看,故事中的女主角薛芳菲没有死,借用了萍水相逢的患难之交姜梨的身份回京城复仇,这是一个艺高人胆大的设计,开始我会担心这个玩怎么填,难道姜府的人都是傻子吗?结果发现,姜府不养闲人,是个狐狸窝,从主子到奴才,实际上他们都基本判断回来的姜梨不是真的,举个例子,我记得姜老夫人有台词说“既然你回到了姜家……”,弦外之音,就是四个字“来都来了”。那为什么他们都心照不宣,默认此姜梨就是彼姜梨。答案其实很简单,因为她回来本非主观意愿,比姜府更有权势的是肃国公,比肃国公更大的是皇权。夸张点说吧,皇权就算塞进公公一枚,这姜府也是要联手把这出戏给唱圆了。从这个意义来讲,“指鹿为马”就是该剧的戏眼,这四个字不也是古代权谋的精髓吗?

姜梨出了京城到了叶家,一路升级打怪,濮阳知县和淮乡知县都是反派,但没有按照套路复制粘贴,各有各的坏,并且还藏着设计的小心思。比如终知县与他的捕快唱了三次戏,其实是暗示佟某人有些怪癖,在第三场戏他直接将送给朝廷的贡品,一件红彤彤、华丽的贵女裙褂披上身,还抹上了胭脂,虽然让人看着有点不违,但又透着一些荒唐和滑稽,阴阳倒错也是黄粱一梦。而冯知县呢,有句台词逗我发笑,说的是“接着奏乐接着吃肉”,这明显是套用演员于和伟在《三国》中饰演刘备时出圈的台词,小小知县,一旦掌握鱼肉一方百姓的权力,就如皇权加身,二人种种坏处加在一起,基本上就穷极了贪官的恶。

姜梨和肃国公下地洞找官府金矿,这一段虽然拍着有点无聊,冗长。但是从文本意义来说是非常必要的,因为这是一个人物内心世界的隐喻,薛芳菲必须克服最深层的恐惧,曾经被人活埋的冤屈才能真正站起来,才能走出小我为她的亲人、爱人和老百姓伸张正义。按照柏拉图的理论,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走出“洞穴”才能实现真正精神和人格的自由。这一次关于爽剧的设置是打团战,姜梨带着叶家、柳家,对面是李家、季家,骑墙的是姜家。是不是有点红楼梦四大家族的意思。该结构也是很经典的,错落有致的,文官、武官、商贾、外戚一应俱全。总之,年轻人永远有希望有血性,争气的永远又是小女子。

列举了几处《墨雨云间》在文本上的亮点,也并不是说它是无懈可击的大经典,逻辑上的bug还是不少,女主人公逢凶化吉多少靠着男主角的庇佑和编剧赋予的运气,这些惯性都还是有的。之所以给些赞美,是因为它的创作初衷是低姿态的,是服务当下最大多数观众的喜好,起码在价值观上它是认可现代人的的人性,剧中有八个字预感会成为流行金句:恩仇得报,前路坦荡。广义的“复仇”就是为自己鸣不平,求生机。人不能仅仅靠道德的滤镜而存活,甚至在必要时打破它,用真的东西去磕出一条生路。

钱德勒
媒体人